

[ 俄 ] 施捷克里  
侯 焕 阅 译

## 布鲁诺 迎接死亡

施捷克里 前苏联作家 生平不详。本文从他的传记作品《布鲁诺传》中选出 题目为编者所加。

布鲁诺 (1548—1600) 意大利哲学家和天文学家。一生热心宣传哥白尼学说 进一步提出关于宇宙的新理论，否定上帝意志的作用，指出理性的任务在于探讨自然界的规律。为此 被天主教会宣布为“异教徒”，长期流亡国外。1592 年回到祖国 即陷入宗教裁判所毒手 监禁达 7 年之久。因最终不放弃自己的观点 被烧死于罗马鲜花广场。

主要著作有《论原因本原和统一》、《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等。

不久 乔丹诺·布鲁诺审讯案发生转折。此案极其复杂。尽管侦讯进行了 80 个月 仍有许多东西未能落实。不过 虽然布鲁诺多次否认告密者指控的这个或那个罪名，藐视教规、逃出修道院、长期背教等是肯定无疑的。这样 便有流入异端的嫌疑，但只要被告不承认是蓄意犯罪，那么，这些事实还不能作为形式上的异端罪的证据。

可是 如何去证明布鲁诺是蓄意犯罪、顽固不化的异端分

子呢？侦讯卷宗内记载有许多涉及基督教教义精髓的罪名。推事们感到很棘手：光依靠莫契尼戈的报告，无法认定布鲁诺是被揭发的异端犯；而同牢房犯人的证词严格说来，并不能充作法律证据。

宗教裁判所最有权权威的一个神学顾问，罗伯托·贝拉米诺想出了个办法。侦讯材料有不少篇幅是关于布鲁诺学术观点的叙述、审查布鲁诺著作的人的结论以及被告对审查人员评语的答复。事关诺拉哲学的基本原理。布鲁诺执拗地宣称这些原理是正确的。但显然违悖教义。现在不去管被告提出异议的证词，应当把重点放在被告言论和著作中肯定有害的谬误上。同异端分子争论，而且是同布鲁诺这样的异端分子争论，决无成效。应当不让布鲁诺有机会躲闪规避。他必须明确申明，他宣扬诺拉哲学便是宣扬异端邪说。

他在威尼斯曾答应悔罪。到了罗马，一谈到他的学术观点，他便特别顽固地坚持他的正确。应当选择几条肯定无疑的异端论点，让被告承认这几条论点是异端邪说，让他表明放弃的决心。

贝拉米诺的建议被采纳了。责成贝拉米诺和特拉加略洛实施。他们迅速完成了交给他们的任务，从审讯材料及审查人员评语中摘出《八条异端论点》呈交枢机主教们。枢机主教们对他们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许。《八条异端论点》交给了被告。他的答复将决定他的命运。期限定得很死——给了 6 天。

他们已经让他度过多年痛苦的铁窗生涯，可还不够；他们用惨死相威胁，想迫使布鲁诺放弃他心中最珍贵的思想；一个被告，如果他过去没有被异端裁判所审判过，那除非他是“顽抗到底、不肯悔改”的异端分子才会被处以火刑。

为了达到判他火刑的目的，他们给他设了一个圈套，让他自己来帮他们遵守他们的可恶的法纪，判他死刑。如果他承认

这 8 条论点是异端邪说，决定放弃，便可免死。如果他坚持己见，那将作为‘顽抗到底’的异端犯在火刑架上烧死。或是监禁几年了事，或是遭受火刑。

法庭要求他回答，他说，如果教皇出于本人的意思或圣灵的启示而宣布这 8 条论点是明显的异端邪说，那么，他愿意放弃。

10 天后，有克利门特参加的宗教裁判所评议会会议决定：多明我修会会长贝卡里阿、贝拉米诺和特拉加略洛应向布鲁诺宣布这 8 条论点，不仅就其实质而言是异端邪说，而且早就遭到教会的谴责。要求被告放弃。如果他拒绝，那么，作为‘不肯悔改、顽抗到底’的异端犯，照规矩给他 40 天的期限，供他最后考虑。

他被逼得走投无路。1599 年 2 月 15 日，布鲁诺承认这 8 条论点是异端邪说。他愿意遵照宗教裁判所的安排，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声明放弃。

最痛苦的事情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使他殚思竭虑的决定终于作出。他承认这 8 条论点是异端邪说，答应放弃。现在只是等待宣判了。然后是蹲几年监狱，发配到偏远的修道院，被严密监视，在可恨的禅室中度过凄惨的晚年。

他在威尼斯时，向往着自由，曾起誓要烧掉修道院，跑到德国去。当时，觉得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不久便会有这样的机会。但，如今看来，还要多少时间才会放他出狱呢？他不会在狱中了此一生呢？他被捕时是 44 岁，现在是 51 岁，身体极坏，眼睛不好，不大像那个热情乐观、颇得女子欢心的诺拉人。

他作出了抉择，答应放弃自己的观点。但日子并没有因此而好过些。一个个星期过去，怀疑之虫咬啮着灵魂，越来越厉害。他投降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苟全性命？他曾经一再说过，

对死亡的恐惧比死亡本身还糟；他强调指出过，对肉体痛苦的恐怖和对死亡的惧怕，都征服不了英雄激情者。在深知生活目的是什么的人看来，死并不可怕。

他早就知道，吞没一切的对真理的热爱会把他烧成灰烬，但同时把他从死神手里抢救出来，把翅膀还给他。他不是说过，英勇地死于某个时代，结果却是不死于一切时代。

难道他当真承认他心中珍贵的思想是恶毒的、有害的谎言？他过去为了他那英勇的爱，为了对真理的爱，曾经身历惊涛骇浪；对真理的爱，曾经使他身受多少苦难，但同时也褒赏他以最崇高的幸福！他不惜笔墨，以鄙夷不屑的言词谈论作为人们动机的各种卑下的欲念，讥嘲肉欲的龌龊，刻薄地模仿艳诗，怜悯那些只知道为秀美的纤足或娇媚的脸庞唉声叹气的、虚度一生的蠢人。他提出神圣的疯狂同庸俗的欲念对抗。哦，他并不把他的爱认为是偏于理性的爱。抒发他的爱时，他不怕采用夸张和华丽的陈词滥调，而这如果出现在别的诗人笔下，他却是会挑毛病的；他别出心裁地解释一般用在女人身上的陈旧的形象和激情，用以赞美自己的理想。他谈到疯子的英雄气概：他们明知忠于真理将使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却把危险置之度外，奋不顾身地勇往直前。他曾保证要做到比哪一棵橡树都坚强，在任何风暴中都不弯腰。这么说，这些莫非都只是漂亮话，只是诗的夸张，而不是他从青年时代起便诚心诚意地极力追求的理想？布鲁诺没有经住关键时刻的考验？他所歌颂的英雄激情，实际上却成了卑鄙的明哲？

他曾经把他的时代说成是变节者的时代。但，比起那些为了一根肉骨头而愿意出卖一切的可怜的瞎子，他这个变节者是否更坏？

他曾经有过难能可贵的窥见真理的幸福，可他居然同意放弃！

他不是什么阴谋的主犯，也不是搞宗派的异端分子。法庭并不要求他招供同案犯的姓名，不要求他攀出同党，出卖同志。即使他答应法庭的要求，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被投入监狱。对任何人他都不算背叛。但是否背叛了思想？是否背叛了他多年来热情宣传和捍卫的思想？

他放弃自己观点的后果，能这样夸大吗？不管怎么喋喋不休地扬言布鲁诺承认了他的思想是错误的，太阳决不会因此而绕地球运转，宇宙决不会因此而成为有限，无限多的世界决不会因此而消失！让他们把他的书扔到火里去吧——敌人的胜利是暂时的。思想是不会在火刑架上被烧掉的。

诺拉哲学消灭不了。荒诞的天球从此不再存在。瞻望未来，眼前出现了无垠无际的远景。目下不管布鲁诺态度如何，或早或晚会有人来发展他的学说。谴责和禁令都无能为力。人类思想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

如果他放弃自己的观点，许多人都会替他找到理由开脱。他并不是为了什么卑下的利益才驯服地低下了头。他选择的余地很小：或是放弃自己的观点，或是上火刑架。谁有资格怀疑他的英勇？是那些以大胆自诩、胆敢向学监做鬼脸却在市长面前毕恭毕敬地脱帽行礼的大学生？是那些偷偷阅读禁书但一丝不苟地去向神父忏悔的自由派贵族？还是那些惬意地坐在安乐椅里呷酒、高谈阔论坚韧不拔精神的优哉游哉的哲学家？

他已经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如今选择了唯一能保全性命的道路，不致引起别人责备他胆怯畏缩。他斗争了不止一两年而是漫长的7年。他曾经力争过 坚持过 虽然已经筋疲力竭，他克服自己的软弱，振作起来忍住痛苦，把绝望情绪压下去。他经受了别人连听听都会毛骨悚然、都会俯首帖耳的酷刑。7年来 他呼吸着牢房的恶臭 苦于闷热或冰冷。潮气毫不

留情地砭人肌骨，皮肤泛起绿色，仿佛长了霉。他在监狱的石板路上走过无数英里，领教过锁链和刑讯室，习惯了镣铐，吃牢饭的时候高兴得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吃到好面包便喜不自胜。

7年来，人们享受着自由，甚至都不去思索自己的价值，在百花盛开的大地上行走，欣赏日落时分的大海，脸迎着风、普照大地的太阳，迎着甘雨，抬头看天，看辉煌灿烂的整个天空，而不是被牢房铁窗褻渎的天空的一角。

在这个充满变节者和乡愿的世界，有谁能够向他扔石子？他经受的苦难，百分之一便绰绰有余地足够别的人作出任何让步。他没有出卖任何人。可是，背叛自己难道不是背叛？放弃你所创造的、你为之而生活的东西，难道不是变节？出卖你一贯追求的理想，难道不算出卖？

何必欺骗自己，把自己的历史看成没有被妥协的阴影玷污的英雄史诗。一直到今天，他一想起他在日内瓦为了得到自由而遭受的屈辱，便不由得伤心。他也忘不了德国，在那里德国人错把他当作路德教徒，他却明智地不提出抗议，甚至赫尔姆施泰特的牧师在大庭广众之间怀疑他的宗教信仰时，他装出一副气愤的样子。还有那在威尼斯法庭上表示悔罪的言词呢？

他昧过良心，不是一次两次；应当大喊大叫的时候他一言不发，应当沉默的时候却信口开河；赞颂过不太好的人，在宫廷里决不是一贯很清高。

是的，尽管他由衷地感到厌恶，他不得不多次妥协。但从来还不曾要求过他放弃他最最珍视的东西。人可以牺牲很多东西，但如果他不知道分寸，牺牲太多，那就糟了——他的生活有失去任何意义的危险。

他答应因反宗教而表示悔罪的时候，还有话可说；但要他

承认诺拉哲学的基本思想是错误的，却超出了他的力量！地球围绕太阳运行 宇宙无限 存在众多世界——这些都是真理，他将坚持到最后一息。乔丹诺要求给他拿来文具、削笔刀、眼镜和圆规。

他表示顺从 答应放弃异端邪说。但他的审讯案又一次出现长时间的中断是因为什么呢？是不是同异端裁判所重新审理切列斯蒂诺案有关系？

切列斯蒂诺兄弟告发同牢房难友的行为，被认定是悔罪的表现。异端裁判所认为可以宽大处理，于 1593 年秋把切列斯蒂诺发配到一所修道院。是否能彻底重获自由，要看他今后的态度。

他住在僻静的地方，顺从地执行修道院领导的各种命令；对他没有任何不好的反映。但 1599 年 5 月，突然发生莫名其妙的事情。切列斯蒂诺给罗马寄去了一封大胆的信：立即把他传到宗教裁判所去吧，他有许多话要说！决定听他说。同时，切列斯蒂诺一不做二不休，也给威尼斯异端裁判所推事寄去了一封信，内容十分恶毒，推事立即抄寄一份给罗马。虽然是匿名信，从内容看，无疑是切列斯蒂诺写的。事关重大。克利门特八世命令立即进行鉴定，比较匿名信和侦讯材料中切列斯蒂诺手搞的笔迹，必要时到圣方济修会的档案室去调查。

鉴定笔迹的专家还没有来得及作出结论 就用不着了。切列斯蒂诺并没有坐待别人来逮捕他。他来到罗马宗教裁判所，供述了两天。记录的供词在教皇驾前宣读后，克利门特觉得有必要警告与会的人（这些人可都是善于保持缄默的异端裁判所高级人员啊）对此案案情要特别保守秘密。

由于切列斯蒂诺的声明，教皇忧心忡忡，他常常干预审讯。不必让这个异端犯在监狱里多呆！单人牢房的墙有时也

会透风。克利门特命令不要拖延，宣判切列斯蒂诺是“不肯悔改、顽抗到底”的异端犯，把这个坏蛋交给世俗政权去处以火刑。匆匆忙忙地起草结案所需的文件。判决书两昼夜内写成，由枢机主教们讨论审定。一切都已事先决定好。无聊的辩护的形式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判决得到了批准。切列斯蒂诺的态度非常坚定。也许他到最后一刻会表示悔罪，收回他的话？卡普勒修会的、多明我修会的、耶稣会的僧侣们络绎不绝地来到死囚的牢房。僧侣们进入切列斯蒂诺的牢房之前，必须起誓，保证对他听到的事情绝对保守秘密。僧侣们的规劝都成了耳边风，切列斯蒂诺不怕火刑。

采取了特别的预防措施。犯人宣判后一般移往罗马省长管辖的托尔·迪·诺纳监狱。切列斯蒂诺却没有这样。当局专门决定在异端裁判所监狱里把他关到执行死刑。按照自古以来的惯例，判决应该当众宣布。而切列斯蒂诺的判决却是在狱中宣布的。连他的处死都没有用来儆戒民众。他是在夜间被烧死的，离天亮还有好大一晌。

切列斯蒂诺悲惨的历史笼罩着神秘的气氛。但很难摆脱这样一个印象：这件事同乔丹诺·布鲁诺的审讯案有密切的关系。他是不是受到良心的谴责，撤回了他指控布鲁诺的证词？是不是揭发了宗教裁判所在这一套难友告发的把戏中所起的可耻的作用？

1599年8月24日，宗教裁判所评议会就在批准切列斯蒂诺判决书的那次会议上，经过几近5个月的中断，重新审理布鲁诺案。贝拉米诺报告，被告在春天呈交的节略中，尽管有某些保留，仍相当明确地承认了他的谬误。决定答应给他眼镜和文具，不给削笔刀和圆规。议决尽早结案。

两个星期之后，枢机主教们在讨论侦讯结果时认为同牢

房犯人的证词不得作为揭发材料。但是，许多条罪名被书籍审查人员的结论及布鲁诺本人的供词坐实。被告必须针对这些罪名宣布同异端邪说一刀两断。

出乎异端裁判所推事们的意料 此案急转直下。布鲁诺向教皇呈递了一份声明。在宗教裁判所评议会会议上一宣读，人人都明白这个不久前表示完全服从教会、同意放弃异端邪说的被告仍然忠于自己的观点。他驳斥书籍审查人员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正确。推事们气得要命。他们把他的悔罪视为他们的胜利。可是突然间，这囚犯尽管经过多年的监禁，居然还有力量反抗！

同意放弃谬误 与此同时又进行反抗 这并没有矛盾。布鲁诺可以对背离教义和教会的规定表示悔罪，但拒绝承认他的学术观点是错误的，他对他学术观点的正确坚信不疑。

他的顽固不化已经表现得相当淋漓尽致了。这时又出了一件事。这件事在其它情况下，对布鲁诺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如今倒几乎是无关宏旨了。事情是这样的：韦尔切利市的宗教裁判所推事向罗马上级机关报告 有人向他告发 乔丹诺·布鲁诺在英国是个出名的无神论者，写过《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一书。

韦尔切利？维亚拉迪已经出狱了。他不是韦尔切利人吗？

作为“不肯悔改、顽抗到底”的异端犯 给了布鲁诺 40 天的时间，让他最后一次考虑他面临的下场。他呈递的反抗的声明，清清楚楚地说明他本质上是个特别危险的坏蛋、怙恶不悛、不听劝说开导的背教者。他还有机会好好考虑，收回他的话 谦卑地乞求教会宽宥。但 如果他骄矜自负 到现在还不想认罪 不想放弃他那恶毒的谰言 那他可别指望饶恕。40 天一到 此案便告结束 即将作出判决。

40天！40个白昼和黑夜，在牢房里苦苦捱过、不死不活、漫长得叫人难受的40天，短促的、最最珍贵的、最后的40天！

是的，他知道他的下场是什么。他决心已下，至死靡它，义无反顾。他有过许多怀疑，他欺骗过推事们，也哄过自己。他曾经企图走不合乎他本性的道路。如今这些都已成为过去。他作出了唯一正确的决定。人必须忠于他自己。代达罗斯之子的坠落并非堕落！他早在英国的时候写下的话该实现了：

“对于具有英雄精神的人来说，一切都会成为善；他们能够把囚禁作为更大的自由的果实来利用，失败有时变成崇高的胜利！”

给布鲁诺进行最后考虑的期限早就结束了，但宗教裁判所无视于犯人明显的顽抗，不慌着作出判决。叫布鲁诺屈服，对教会至关重要。在圣诞节前，又劝他顺从，放弃异端教邪说。乔丹诺高傲地回答，他不想放弃也不应当放弃，他没有什么要放弃的，他根本不知道他应当放弃什么。

枢机主教们委派两个大神学家——多明我修会会长贝卡里阿和执法人伊扎列齐到狱中去探望布鲁诺，再一次指出他的谬误，说服他悔罪。布鲁诺对任何开导训诫置之不理。他从来没有写过、说过任何异端思想！是宗教裁判所的官员故意歪曲他的话，以便坐实他的罪名。他愿意为他一切说过的话和写过的作品负责，愿意为自己的学说辩护以回答任何神学家的攻击。他决不屈从他们的见解。请宗座专门发一道命令证明他的观点错误吧！

多明我修会的这两位神学家徒劳无益地劝布鲁诺相信他的供词和著作中有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他只有一个机会保全性命——他得悔罪，乞求宽宥，放弃自己的观点。乔丹诺坚

持己见。他没有什么要放弃的！

1600年1月20日，贝卡里阿向担任宗教裁判所推事的枢机主教们报告他们同布鲁诺谈话的结果，不得不承认使命失败。这次会议审查了审讯材料，听取了几位顾问的意见。克利门特八世命令结束乔丹诺·布鲁诺案，把他作为不肯悔改、顽抗到底的正式异端犯判罪，交给世俗政权。这也就是说，把他处以火刑。

判决是1600年2月8日宣布的。布鲁诺几乎被监禁了8年，其中7年是在罗马宗教裁判所监狱度过的。如今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步出了监狱的大门。他被押往枢机主教马德鲁锡的府邸。许许多多人聚集在这里，准备参加盛大的仪式，其中有教廷高级官员、宗教裁判所推事、法学家和接近宗教裁判所的人士。大厅人满为患。

布鲁诺被迫跪下。公证人弗拉米诺·阿德里亚诺大声宣读判决书。乔丹诺·布鲁诺系怙恶不悛、顽固不化的异端犯，拒绝承认其观点是异端邪说，兹判决褫夺其神品，革出教门，交给世俗政权，治以应得之罪。其一切作品应在圣彼得广场当众焚毁并列入禁书目录。

这漫长的8年来用以恐吓他的威胁实现了——教会筹划了他的火刑，虽然是虚伪地拿世俗政权的思想来做幌子。乔丹诺站了起来。他朝向审判他的人，神情决绝而严峻，高声说道：“你们向我宣布判决比我听宣判更感到恐惧！”

最后8天他是在托尔·迪·诺纳监狱度过的。频频有神父到他的牢房里来：他应当克服骄傲，放弃他的谬误嘛！死刑定于1600年2月17日执行。

天亮前，给乔丹诺换上了异端犯的囚衣。舌头用特制的钳子夹住，免得读神者用他恶毒的言词把民众引入歧途。他被僧

侣和士兵簇拥着。还没有抵达刑场，小教堂里便开始祭祷，超度他的亡灵。

这一队人向鲜花广场走去。白天这里一般聚集着失业者。但，这个冠以美名的广场是以此名闻遐迩的吗？乔丹诺在伦敦修改《追荐宴》书稿时，曾把鲜花广场从失业者聚集的地方中删去。

天已经亮了，僧侣们手中几十把燃烧着的火炬更加显得杀气腾腾。那次辩论会结束后，富尔克·格雷韦尔不派人送他回家，连个打灯笼的僮仆都不给。当时乔丹诺数落过格雷韦尔。他舍不得派人是为了谁？那时候，《追荐宴》中有几句话听起来很奇怪：诺拉人如果有朝一日在天主教罗马的土地上死去，那么，即使他是在白天走路，他身边也不会缺少火把。

僧侣们念着出殡的经文，睡眼惺忪，表情冷漠，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着。

广场上人山人海，等着押送犯人的队伍来到。行刑不太匆忙。犯人用铁链绑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直到最后一刻，各个修会的神父们还在劝说他悔罪。但，任什么都动摇不了布鲁诺坚定的决心。被钳子夹住的舌头、身上绑着的铁链、慢慢燃烧的树枝、眼看化为灰烬的书——这些岂能阻挡人类思想的发展？

“心智的力量决不会安生，决不会停留在已经认识到的真理上，它不断向前，不断向尚未认识的真理前进！”

他以罕见的英勇迎接死亡。他在痛苦中慢慢死去；此际，一根长长的杆子把耶稣受难像向他伸过去——他眼睛炯炯发光，愤怒地转过了脸。代达罗斯之子的坠落并非堕落！

浓烟未能遮住无边无际的天空。荒诞的天球被布鲁诺勇敢的思想所摧毁，从此荡然无存。无限的宇宙和无数的世界展现在人类的眼前

人类是经过火刑架飞向宇宙的。

(侯焕阁译)

[美] 爱因斯坦  
许良英等译

## 我的信仰 (附 恶运的十年)

爱因斯坦 (1879—1955) 伟大的物理学家 相对论的创立者。犹太人 原籍德国乌尔姆城。17 岁时到瑞士苏黎世工业专科学校求学 毕业后在伯尔尼市专利局工作 研究各种创造发明 业余钻研物理学。1905 年发表《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 创立“狭义相对论”；1916 年发表“广义相对论”。相对论的建立开辟了物理学的新纪元 引起自然科学根本性的变革。此外 在光电理论 热力学 统计物理学等方面也有重大贡献。于 1921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33 年因法西斯迫害移居美国 加入美籍。二战期间，为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 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 不必深思 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

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能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泉源。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末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

家庭、我的朋友 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绵薄之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使得民主形势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 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 我所重视的是 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人 是人格 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

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 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 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藪，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蓄意进行败坏，那末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 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对自己的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象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